



他们在民族危难时誓死血战 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男儿血性
他们是最剽悍的爷们……

逐日神剑

雪亮军刀前传

张磊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逐日 神剑

雪亮军刀前传

张磊 /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逐日神剑:雪亮军刀前传 / 张磊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73-909-2

I. 逐...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356 号

逐日神剑——雪亮军刀前传

作 者: 张 磊 策 划: 张国岚
责任编辑: 李 伟 尹志秀 美术编辑: 美 慧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特约编辑: 杨 俊
封面设计: 门乃婷 责任校对: 成 仁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909-2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逐日神剑

序

自 由

九一八，这是个令中国人痛心的数字组合。在这个数字的背后，书写着中华民族最为惨痛的回忆。

当时东北驻军十余万，华北的东北军近二十万人，为什么会被几万日军一击即溃。短短数月，富饶的东北沦陷，中华民族被拖入了深重的灾难中。

此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但那场战争中，仍然有一群人站了出来，他们用恶劣装备抵抗侵略、抵抗奴役。

本文将讲述这群人，讲述他们曾经怎样活着，讲述他们怎样战死。

目

录

序 自由	1
一、枪响九一八	1
二、违抗军令	4
三、狙杀	9
四、短暂宿营	13
五、一将无能	16
六、膝下黄金	20
七、溃败	23
八、百姓之难	27
九、林中血战	32
十、追杀	35
十一、围歼	39
十二、友军	43
十三、备战山崖	47
十四、失利	50
十五、降俘	54
十六、短暂补充	60
十七、山林队	64
十八、曹猛娶亲	68
十九、挺进江桥	71
二十、进抵江桥	75

目

录

二十一、血战嫩江	79
二十二、逃亡	83
二十三、荒原	88
二十四、除夕佳节	92
二十五、智袭军马场	96
二十六、回家	100
二十七、审查	105
二十八、安身	109
二十九、龙争虎斗	114
三十、狼烟再起	118
三十一、血战长城	121
三十二、困守	125
三十三、胆大包天	129
三十四、中国七勇士	133
三十五、死战	137
三十六、决死一击	141
三十七、驻守	146
三十八、炼狱	150
三十九、孙老顺	154
四十、冷枪	158
四十一、老百姓	162
四十二、抢筑工事	166
四十三、密道	170
四十四、血拼五道楼	175
四十五、冷枪对抗	181

四十六、兄弟情深	188
四十七、唠嗑	192
四十八、破袭	199
四十九、撤退	206
五十、增援	210
五十一、鏖战关帝庙	213
五十二、夺炮	218
五十三、夜的血	223
五十四、守土之责	227
五十五、钢铁的碰撞	231
五十六、救赎的子弹	235
五十七、撤退	239
五十八、国破山河在	242
五十九、西北	245
六十、同室操戈	249
六十一、西安事变	254
六十二、大练兵	256
六十三、不许成家	262
六十四、战云密布	268
六十五、上海，上海，上海	272
六十六、初战八里桥	278
六十七、夜袭天主教堂	282
六十八、反扑	286
六十九、毒气弹	290
七十、斗智	294

目

录

七十一、退守	298
七十二、铁打的汉子	302
七十三、战旗飘飘	308
七十四、为国尽忠的火炮	311
七十五、空中	315
七十六、整补	319
七十七、吼叫的街道	323
七十八、争夺	328
七十九、崩溃边缘	331
八十、逃兵	337
八十一、兵败如山倒	342
八十二、退守	344
八十三、壮烈无声	348
八十四、布伏	353
八十五、艰难的胜利	357
八十六、急援	362
八十七、浴血台儿庄	366
八十八、悲情的勇士	370
后记	375

一 枪响九一八

荣祥布庄的伙计这几天在忙活着老太爷的六十岁大寿，丁三跟在一个伙计后头做采买。天慢慢冷了下来，奉天街头的树叶开始往下落了，眼看着就要到秋天。

这段时间时局不太平，店里的伙计都在议论纷纷，说小鬼子这几天总在奉天周围调动，没准儿哪天就会打起来。丁三想着要是打起来，布庄怕是也待不了了。

大寿的那天，布庄里面却冷清得很，请的客人很多都没到。时局这么恶劣，没几个人还有出门拜寿吃酒席的心思。约莫到了傍晚，街面上开始有零星枪声。枪声越来越密，远远地听到巨大的连续爆炸声。店里的伙计个个都心惊胆战的，都说怕是小鬼子和张大帅的兵打起来了。

有人说别怕，张大帅兵多，小鬼子才多少人马。还有人说，小鬼子人马是少，但人家都是神仙附体，刀枪不入，张大帅兵再多也打不过。

枪声断断续续地响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枪声才慢慢停了。第二天一早丁三被店里打发着出去看看街上还有兵没有，要是没兵，这买卖还得做啊。丁三岁数小，那年才十四岁，所以在店里没什么地位。他胆子小，死活不敢出去，被二掌柜一耳刮子抽在脸上，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出了店门。

他出店门的那个瞬间绝对想不到，这只脚迈了出去，自此也就开始了他戎马一生的征战。

街面上很安静，有些胆子大的伸着脑袋在观望，还有些店面也开了。丁三沿着墙根小心翼翼地朝前面走，刚刚过了街口，突然嗖嗖几发子弹打了过来。丁三吓得当时一股热热的液体从两腿之间流了出来。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哪见过这个啊，丁三撒腿就跑，路口有几个穿着马粪黄军服的鬼子，看见有个小孩在奔跑，纷纷朝这边开枪。

又有几发子弹擦着身子飞了过来，丁三吓得眼泪都出来了，心里想着我的娘

逐日神剑

啊，赶紧跑回家躲着吧。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大喊一声：“快趴下。”他是东北军里面的一个班长，叫李雄明。他从府邸门口的歇马石后面直起身子，利落地将一杆三八步枪顶上肩膀，但他还是想起少帅下的命令，不许抵抗。他叹了口气，飞奔几步过去一把截住狂奔的丁三，一下把他摁在地上。

“跑你娘的，知不知道子弹不长眼睛，你越跑，鬼子越打你。”

这时丁三已经吓傻了，看着李雄明哇哇大哭。李雄明探头观察着远处街上的鬼子，暗自感叹自己倒霉。昨天晚上他带着自己班里的兄弟出去耍钱，结果半夜枪声响了起来。等他刚回团里的时候，团里的主力都已经开始撤退了，说是少帅张学良下的命令，不许抵抗。李雄明赶紧跑回赌场找他手下的兄弟，大伙都乱糟糟，既然不许抵抗，那就跟着团里跑吧。

李雄明和班里的兄弟回到驻地，匆忙带上步枪、子弹等，刚刚打上背包，这时跑过来的兄弟说，北大营已经被攻破了，要跑的话赶紧从北边出城。结果路上到处是日军，李雄明和兄弟们是跑又没处跑，躲也没处躲，又不敢开枪。就这么耗到清晨，正好遇到被吓傻了的丁三。

听见丁三趴在他边上哇哇大哭，李雄明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他打小家里穷，后来就当了土匪，从来走哪儿都是横着的，哪遇到今天这样被鬼子打得到处跑的窝囊气。想着这气没处发，就抬手抽了丁三一个耳光。这下把丁三打得不敢做声，低声地抽泣。

远处有三个鬼子，穿着马粪黄军服端着枪走了过来。李雄明看着暗自叫苦，他拽着丁三起身往回跑。那三个鬼子拉动枪栓，李雄明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撒腿狂奔。这时鬼子连开了两枪，其中一枪差不多贴着李雄明头顶飞过去的。

鬼子枪法很精准，歇马石后面的一个兄弟刚刚抬起头，一发子弹就打在他的脑门上，掀开了头盖骨，脑浆和血红白地洒了出来。丁三看着之后，吓得差点背过气去，抱着腿蜷缩一团不住颤抖。

这下把李雄明打毛了，他妈的，他在心里咒骂一句。抬起三八枪，瞄准远处的鬼子，他有意将枪口瞄着那个鬼子的脑袋，当的一枪出膛了。

这枪出乎鬼子意料，因为一整夜，很少有东北军敢于开枪抵抗的。李雄明以牙还牙，这枪正好击穿了那个鬼子的颧骨，从后脑钻了出来，鲜红而黏稠的脑浆、血液混合体从后脑流了出来。

剩下的鬼子立刻卧倒在地，朝李雄明这边开枪，这时更远的地方，大约有鬼子一个小队听见枪声朝这边跑了过来。李雄明这时的感觉就像自己捅了一个天大

的马蜂窝一样，带着兄弟把府邸的红漆大门给砸开，一个班退到了院子里。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李雄明知道这时冲到外面简直就是找死。兄弟们穿过院子，从后廊的花园那儿翻墙出了院子。

刚一落地，听见有人在叫他，抬头一看是排长孙寒。原来部队撤走之后，孙寒发现自己排里的一个班没跟过来，就冒险回来找。结果正好在这里碰见李雄明他们，孙寒也顾不上臭骂他们，领着人赶紧一路狂奔。城里的东北军已经撤得差不多了，再不走就会被鬼子团团围在城里。

没走过几条街，前面又出现了一辆鬼子的轻型坦克，显然发现了路上的孙寒这帮人，机枪噼里啪啦地打了过来。

队伍里面立刻被机枪打倒了一个，其他的兄弟把他从地上拉起来，子弹是穿胸打进去的，军装被染得血糊糊的，人眼看就没救了。孙寒把那个兄弟扶到路边，那个兄弟冲孙寒摆摆手，孙寒明白他是打算留下来掩护其他的人。跺跺脚，孙寒扔下那个兄弟扭头朝另一个方向撤退。

那个中枪的兄弟挣扎着竖起身子，靠在墙边上，费力地拉开枪栓顶上火。他定定神，瞄准远处跟随坦克的一个马粪黄颜色开了一枪，枪口发飘，没有打中。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又顶上一颗子弹，枪响过后，坦克边上的一个鬼子应声倒地。

其他跟随坦克的鬼子此时都朝这边开枪，墙边的兄弟身中数枪殉国了。

他迟滞了鬼子追赶孙寒他们的速度。利用这个空当，孙寒领着人穿过一大片低矮的民房。此时，大家都实在跑不动了，尤其是丁三，差不多是被人架着跑的。

有胆子大的老百姓探出头来看，很明显是一脸的冷漠。孙寒觉得那种眼神在强烈地刺激着自己，是啊，当兵的不打仗，只会往后撤，这样的军队没有老百姓看得起。

大家简单商量了一下，都觉得白天路上到处都是鬼子，看来不好跑，实在不行就等晚上吧。但孙寒不同意这个意见，现在城里还是一片混乱的局面，等混乱一停止，就更不好走了。孙寒看着吓得浑身发抖的丁三，就问李雄明怎么回事，几个人七嘴八舌把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下。孙寒过去摘下丁三戴的毡帽，把自己的军帽扣在他脑袋上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东北军了，要是敢跑，让我抓住了非打死你。”

其实这时孙寒长了个心眼，他知道鬼子已经有人看到丁三了，这时候把他放回去，被鬼子抓住了肯定得枪毙，反而不如跟着自己先跑出城去，也许时局稳定

下来还能回来。

大家休息了一会儿，然后翻墙走屋脊穿过那片民房。这时街面上有胆子大的就指点他们，有几处出城的地方还没被鬼子围上，孙寒带着人刚刚赶到那儿，结果前面远远地就看到鬼子已经设上了双岗。

这下大家都傻眼了，彼此看着，孙寒也不说话，毛腰从边上迂回过去。李雄明跟在他后面，两个人迅速靠近鬼子的双岗，这时右边的鬼子发现了他们，拉动枪栓，当的一枪打过来，子弹擦着孙寒的肩膀打飞了。李雄明枪上肩，瞄也不瞄，一枪撂倒了那个鬼子。孙寒越冲越近，另一个鬼子开了两枪都没有打中他，见孙寒冲近了，哗啦一下退掉子弹，冲过来拿刺刀就捅。

他将枪托斜靠着髋骨，然后左手在前，右手在后，一个突刺扎向孙寒。孙寒身子一别，左手攥住枪杆，刚刚放过两枪的枪管很烫。孙寒拿胳膊把步枪夹在腋下，右手摘下手枪，冲着鬼子的脑袋连开数枪，鬼子身子一软，倒在地上，脑袋像摔破的西瓜一样。

孙寒朝其他人挥手示意，远处的兄弟们赶紧朝着这边跑过来。听到枪声，七八个鬼子从一间房子里冲了出来。孙寒赶紧从地上捡起一支三八枪，又从鬼子腰间牛皮子弹袋里摸出几梭子弹，顶上膛，开枪掩护兄弟们朝这边撤。

李雄明跑到孙寒身边。“老李，把那个举着指挥刀的小鬼子打掉。”孙寒一边退出滚烫的弹壳一边跟李雄明说。

“是，长官。”

那个举着指挥刀的鬼子嘴里哇哇叫着，指着孙寒这边，李雄明一枪打中他的腹部，他捂着肚子，继续朝这边冲过来。

孙寒也不恋战，等兄弟们都过来了，一帮人立刻出城和排里其他的兄弟会合。

二 违抗军令

兄弟们通过哨卡匆忙跑出了城，那七八个鬼子穷追不舍。刚刚没走多远，队伍里面又被后面的鬼子打中了两个兄弟，其中一个打中了脖子，当场就死了。但

此时已经出了城，孙寒不想再惹事了，毕竟上头下了不得抵抗的命令。

跑了小半天，终于在一处村庄里和排里其他的兄弟会合了。孙寒带着自己的这个排迅速向后方撤，那七八个鬼子因为有自己人死在孙寒他们手上，始终穷追不舍。

孙寒觉得想起来就窝囊，自己一个排，三十多号人，被七个鬼子追得到处跑。但没办法，军令如山，刚才在城里那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违抗军令朝鬼子还击，上头怪罪下来，自己这个排长可能就当不成了。

一直被撵到河边，河上既没有桥也没有船，眼看已经没有退路了，孙寒是一脑门子官司，这下怎么办，其他几个班长也都用征询的目光看着自己。

“大伙听好，咱们沿着河堤趴好，要是鬼子真冲过来，先放一排枪，要是能把他们吓跑那是更好，要是吓不跑，第二排枪咱们就干他姥姥的。”但真要和鬼子打起来，大家心里都没什么底。三个班的兄弟沿着河堤趴了下来，大家都很紧张，鬼子挺能打的，不知道能不能给吓跑。

七个鬼子跑得很快，几分钟后就逼到了距离河堤三百多米的地方。远远地看过去，鬼子把队形展开，其中一个鬼子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毛腰跑过来。

眼看着鬼子冲到一百多米的地方，河堤上面叮咛一通放枪，那个鬼子立马向后面跑。孙寒估计鬼子可能会往后撤，他探头向对面看过去，这时他看到一个土堆后面腾起一道青烟。轰隆一声巨响，一颗榴弹在河堤上爆炸了。孙寒回过劲来，这是鬼子的掷弹筒，刚才那个鬼子在进行侦察试探，自己排里的火力位置已经暴露。

一个兄弟腿被炸断了，躺在地上疼得直叫，丁三被吓得扭头往后面跑，结果被李雄明一把拽住，把断腿兄弟的步枪捡起来递给他，说：“怕个屁，那是鬼子的掷弹筒，打不远。拿着枪，记得一点，打仗的时候最信得过的是你的兄弟，还有就是手上的步枪。”

丁三怔怔地看着步枪，擦了眼泪，接过了步枪。李雄明一手攥着枪杆，一手拉开枪栓：“看见没有，每打一枪就把弹壳这么退下来，就能重新顶上子弹。这有个缺口，看见没，拿这个缺口对着枪管前面的小铁片，然后缺口和铁片对在一起，再对着鬼子，手握在这里，对，扣在扳机上面，整明白了没？”

丁三学着样子把枪抵到肩膀上，冰凉的钢枪似乎无端地增强了他的胆量，他咬着牙瞄准前方。这时鬼子的掷弹筒又连续发射了四发榴弹，庆幸的是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孙寒心里盘算着，一个掷弹兵身上最多携带八发榴弹，就怕鬼子还

有副射手，这样就有十六发榴弹，会麻烦很多。

在掷弹筒的掩护下，三个鬼子一眨眼就冲了过来，孙寒犹豫着，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丁三趴在河堤上，枪管随着远处鬼子的身影，他浑身紧张得似乎透不过气来了，手指也不听使唤了。当的一枪，丁三的枪走火了。河堤上面一阵乱枪，那三个鬼子迅速卧倒在地。

孙寒一阵恼火：“不许瞎开枪，听我的命令。”

这时河堤的另一边也响起了枪声，孙寒朝那边一看，有几个鬼子趁着刚才的混乱绕道跑上了河堤。现在的局面变成了孙寒这个排被动地趴在河堤上，遭到正面和侧面两边的进攻，本来很有利的局面一下子变得反而不利了。

孙寒也是被河堤上面突然出现的鬼子弄得手忙脚乱的：“李雄明，你带你的班阻击那几个鬼子，其他的兄弟不要乱，集中火力打正面的鬼子。”

鬼子的枪法非常精准，一个兄弟刚刚抬头看一下，就被一枪打中了。孙寒分别命令两个班的火力压制住鬼子，但远距离的情况下，鬼子作战能力比东北军好很多。尽管人数上不占优势，但凭借着灵活的打法，鬼子把孙寒的一个排有效地压制住了。

此外河堤上面的三个鬼子打得也相当冷静，并不盲目向前冲，而是趴在河堤上，用步枪朝这边点射。

短暂的相持之后，鬼子的掷弹筒又开始了轰击。这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河堤上面被炸死了三个兄弟，还重伤了一个。此时队伍已经有点失控了，孙寒感觉鬼子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自己的火力一暴露就会遭到掷弹筒的轰击。这么打下去鬼子会一点点地把手下的兄弟杀伤殆尽。

李雄明看到鬼子慢慢占据了主动，非常着急：“门小平，你跟着我，其他兄弟掩护。听我命令，开火。”

一排密集的子弹打了过去，李雄明带着门小平起身狂奔向河堤东侧。枪声刚刚停了下来，鬼子就立刻发现了他们，开始朝那边点射。李雄明和门小平就地卧倒，两个人开始和鬼子对射。河堤上的三个鬼子此时变成了面对两个方向的火力的不利局面。有个鬼子调转枪口朝门小平趴着的地方开枪，刚刚打完，李雄明朝着鬼子枪口的火光打了一枪。鬼子被击中了肩膀，边上另一个鬼子从腰后的布袋里面翻出纱布，试图包扎中枪的鬼子。这时他身子稍稍抬得高了一点，门小平一枪打在他脸上，他的身子猛地晃动了一下之后立刻毙命。

河堤上的鬼子这下只剩下一个还有战斗力的，李雄明和门小平端着枪相互掩

护着冲了过去。剩下的那个鬼子扑过去就要和李雄明拼刺刀，李雄明跑动中突然跪姿出枪，子弹打在那个鬼子的腿上。但那个鬼子丝毫不惧，仍然一瘸一拐地朝这边冲。

其他的兄弟纷纷朝那个鬼子开枪，鬼子身中数枪，艰难地想要站起来，最后无力地摊开胳膊，血从嘴里大口大口地往外冒。李雄明走过去从他身上解下牛皮子弹袋，然后朝他脑袋上补了一枪。门小平冲过去把那三个鬼子的步枪都背在肩膀上，捡拾了尸体上的子弹、刺刀，被击中肩膀的鬼子挣扎着想要抓枪，被李雄明拿刺刀捅死。

河堤上的鬼子被解决掉之后，孙寒镇定了很多，短暂的战斗中排里已经伤亡了十几个，鬼子的战斗力看来不能小看。他简单布置了一下，集中两个班的兵力进行火力压制，自己亲自带一个班冲过去。

孙寒动作很快，在两个班的掩护下，他迅速带着人冲向鬼子。等到冲得近了，他摘下手枪，几个起伏趴在一个田埂边上。咣当一声，他听见一声尖厉的声音，紧跟着一发榴弹落在他藏身不远处。炸翻的土浅浅地盖在孙寒背上，孙寒晃晃脑袋，全是土，嘴里也是，他吐了两口唾沫，站起身朝鬼子那边迂回包抄过去。

其他的兄弟也都毛腰跟在孙寒后面，眼看越冲越近。压制过来的火力让鬼子手忙脚乱，一名日军瞄准河堤上面的黑点开了两枪，他从腰间牛皮子弹袋中取子弹，这是他打掉的第九梭子弹了，他也没想到，今天遇到的这支小股部队战斗意志这么顽强，不像其他中国军队那样一击即溃。就在他重新拉开枪栓装填子弹的时候，几发手枪子弹从侧面打中了他，他顿时就失去了知觉，一头歪倒在地。

班长黄老歪紧跟在孙寒后面，一个鬼子转身朝着黄老歪就是一个突刺，黄老歪拿步枪格开，朝着鬼子的胸口开了一枪。鬼子应声倒地。剩下的一个鬼子沉着地做出预备刺杀动作，孙寒看也不看地对准他的面门开了两枪，手枪咔吧一声挂住了枪机，孙寒从口袋里摸出一小把子弹趴在地板上把弹匣上满。

现在只剩下一个鬼子，是掷弹筒射手，但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孙寒慢慢抬头观察着周围，这时有个兄弟突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同时从左侧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听上去不同于三八枪的“噼……叽……啾”，而是“啪”的一声，好像是手枪的枪声。

孙寒顺着枪声看过去，五十多米外的一片枯草后面有一个马粪黄色的小

点。那个地方非常隐蔽，而且距离河堤也不远，怪不得刚才掷弹筒打得那么准，原来距离这么近，以后和鬼子打仗一定要注意防他的掷弹筒，孙寒心里暗自盘算着。

倒在地上的兄弟是腰部中弹，这么远的距离手枪威力很小，所以伤口只有毛笔杆子那么粗，而且是贯穿伤，其他几个兄弟七手八脚把衬衣撕开给他包扎上。

孙寒让黄老歪带着五个兄弟朝那边搜索过去，自己和其他几个兄弟朝着枯草那边开火。枯草丛的鬼子榴弹已经打光了，他把炮弹别子扔到草丛中，端着手枪打算打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自尽。

黄老歪几个越冲越近，突然远处的公路上出现几辆卡车，上面插着日本膏药旗。队伍顿时混乱了，几个兄弟都扭头往回跑，黄老歪也收拢不了队伍。孙寒看到公路上出现了鬼子，赶忙也带着兄弟们退回到河堤。大家立刻简单地掩埋了阵亡的兄弟，带着六个伤员沿着河堤就跑。

枯草丛的鬼子侥幸逃了条命，撒腿就向公路上面狂奔，李雄明正好看到了，他知道要是鬼子跑到公路上报信，那就惹了大麻烦。孙寒显然没考虑到这一点。李雄明端着步枪，瞄准了鬼子，开了一枪，没打中。他心里暗自骂，利落地又顶上一发子弹，还是没打中。这时边上的一个兄弟也端起枪瞄准那个鬼子，一枪把鬼子打倒了，倒地的鬼子挣扎着又爬了起来。这次李雄明打得很准，打在鬼子的后脑勺上，头骨掀起一个血洞。

李雄明气不打一处来，上去一脚踢在丁三身上：“刚才咋不开枪啊，真他娘的可以，打仗的时候你不开枪打鬼子，鬼子就开枪打你，怕有个鸟用？”

丁三这次倒是没有丝毫反抗，只是默默地看着李雄明。

“小兄弟，你要是想回去也行，但鬼子打过来了，你回去也是当个亡国奴。”孙寒看着瘦弱的丁三，顿时觉得这个无意中卷进自己排里的小孩其实也挺可怜的，反正现在已经没有鬼子的追兵了，他想如果丁三提出要回家，自己就把他放走。

“老总，啥叫亡国奴啊？”丁三愣愣地问孙寒。

“亡国奴就是日本鬼子想怎么欺负你都行，抽你一嘴巴你也只有忍着。”孙寒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只好打了个比方。但没想到，这个比方打动了丁三，丁三想起了早上二掌柜抽他的那个耳光。

三 狙杀

丁三愣神呆呆地看着手里的三八步枪：“那……老总，当兵有啥好啊？”

“当兵就当不了亡国奴，以后别人抽你嘴巴，那就掂枪整死他。”孙寒说着，其实他也知道，当兵有时也是身不由己，上头要是不许开枪，还不是一样被人欺负。

“那当兵管饭吗？”丁三怯生生地问。

“当然管饭，大白米饭管够，酸菜、粉条子可劲造。”

丁三下了天大的决心：“老总，那我就当兵吧。”

大伙看着这个瘦弱的小孩乐，其实大家都一样，好多人都是穷得吃不上饭才去当的兵。战争就是这样，为了活下去而去打仗，为了自己活下去，有尊严地活下去，也为了父母、兄弟、妻子有尊严地活下去，所以不得不打仗。

有些人放弃尊严，有些人甚至放弃了灵魂，出卖了灵魂。那个年代出卖灵魂的汉奸，其实还不如这个身材矮小瘦弱的丁三。

排里绕着河堤走到了下午，才看到一座残破的石桥。远远地，一小队鬼子也在朝石桥这边跑。孙寒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让排里的兄弟尽快把伤员找桥头的几户人家安顿好，然后排里继续向后方撤。他让李雄明带一个班守住桥头，排里伤员未安顿好之前尽量拖住远处过来的鬼子。

此时排里经过河堤上的战斗已经减员到不足两个班，鬼子的战斗力的确很惊人，七个鬼子进攻孙寒的一个排，排里兵力在五比一的情况下，阵亡了八个兄弟，负伤六个，其中不能行走的重伤三个。由此可见，鬼子的单兵战斗力明显高于东北军。

如果再加上在城里损失的弟兄，孙寒排里在一天之内损失了十几个兄弟。

孙寒想到，现在更大的困难是不知道部队的主力在哪儿，如果找不到主力的话，像自己这样的小股部队根本没办法和鬼子抗衡。这时他感叹不该一时意气把部队留下来，自己孤身入城去找李雄明他们。

鬼子约十几个很快逼近了石桥，孙寒心里实在是捏了把汗。这么多的鬼子，自己能不能打得赢啊，如果打不赢那就要迅速撤走。但现在伤员还没安顿好，好几个重伤员血流不止，重新包扎需要时间。

此时李雄明的这个班只剩下了八个人，而且还要加上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丁